

序幕、孤挺花

雲集本島台中州十四歲到十七歲的優秀女學生，台中高等女學校以栽培優秀皇國女子為目標，期許卒業生為國家撫育精良健全的下一代國民，漫步校園的女學生們儀態優雅，水手領制服線條筆挺，臉龐上展露純潔的微笑。

三年花組的雪子便是其中一員，而且還有個「女校長」的別號。

紮成單辮的頭髮符合校規，儀容從來不顯一絲凌亂，言行舉止有條不紊。有別於本島常見的九州腔，雪子講得一口標準國語，語尾間或帶一點京都腔。可是，標準國語並非雪子獲得別號的關鍵。

昭和九年的苦楝花盛放的季節，台中高等女學校入學式典禮結束，雪子發出「高女的校長竟然不是女人啊」的感言，最終引來高年級生們的特意探訪。

「想要當校長的楊學妹，是哪一位呢？」

那時花組的少女們如同圈養的羊群一樣安靜，只有雪子從座位悠悠站立起來，清純臉龐上有輕鬆的笑容，以標準國語說道：

「高女的校長也好，帝大的總長也好，是女人這件事一點也不奇怪。大家都這樣想的日子，會來臨的哦！」

想必是這番豪語令眾人張口結舌，包含高年級生在內，現場沒有任何人發出笑聲，教室一片靜默。從那天開始，女校長的別號便像是勳章一樣釘在雪子的胸前。

本名楊雪泥，雪子出身王田楊家，是同級生裡七名本島人之中的一名。

皇國政府倡議女子教育旨在栽培優秀的日本女性，不論內地人與本島人，台中高等女學校全部一視同仁。儘管如此，雪子的同級生內地人和本島人比例懸殊，本島人七名，內地人九十七名。皇國所謂的一視同仁，沒有展現在數字上面。

雪子的摯友簡靜枝一年級獲選加入游泳隊，連年奪得全島高等女學校游泳大會比賽的入門票，二度為游泳隊抱回冠軍寶座。本島籍的靜枝凱旋回校，全校同學無不微笑讚嘆，低年級生經常投以仰慕的目光。靜枝私下對雪子說，只要足夠優秀令內地人服氣，那樣就沒有隔閡了。

可是，雪子也不是標準的優秀學生。

對核心課程的裁縫、家事一點也不感興趣，國民科、家政科、體鍊科、藝能科的表現都在平均水準的邊緣，雪子僅僅在理數科及外國語科在成績單上有亮眼的數字，而國語發音精確，外國語的英語發音也與其他人截然不同，無論是R還是L，雪子都能輕鬆地發出好聽的捲舌音。

外國語的課堂上，教授英語的鹿島老師或許是人生首次聽見女學生流暢地朗讀約翰·濟慈的〈夜鶯頌〉，瞠目結舌之餘，居然讓她將整首詩朗讀完畢。

「雪子同學真是不負其名呢！難道說，未來要讀帝國大學，以帝國大學的總長寶座為目標嗎？」

面對同學的調侃，雪子也是臉色不改地予以回應。

「儘管說是遠大的志向，如果自我設限就永遠無法達成了，推動這個世界前進的不就是野心嗎？」

雪子發出豪語，讓身周的同學睜圓了眼睛。

在這座靜謐高雅的校園裡，楊雪子是宛如孤挺花一樣的存在。

啊，再這樣下去，會不會出現女信長之類的稱號呢？

雪子不由得心生感慨，對朋友簡靜枝、黃花蕊和井上弓子傾訴了這番心聲。

「可是，織田信長並沒有改變世界吧！要說的話應該是蒸汽火車和飛行機才對，裁縫機應該也可以算一份。」花蕊說。

「那麼就是女史蒂文生或女萊特了。裁縫機發明者是誰？說到推動世界前進的，還要算上居禮夫人吧。」靜枝說。

「加上『女』和『夫人』這樣的字眼，就等於略遜一籌了不是嗎？居禮夫人本名是瑪麗亞·斯克沃多夫斯卡。如果能夠被稱為斯克沃多夫斯卡女士就好了。」弓子說。

「斯克沃多夫斯卡這個波蘭姓氏太難讀了，稱呼為瑪麗女士不是比較親切嗎？」雪子說。

「女人畢竟要結婚，如果考量到這一點，即使是以居禮夫人的名字為人所知，我認為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」花蕊說。

微笑起來右臉頰上會出現一個可愛的酒窩，花蕊說出的話卻並沒有可愛到讓另外三人點頭贊同。

「儘管不是立刻就會發生的事情，可是女人結婚也好、不結婚也好，能夠隨心所欲由女人決定婚約，而且受到世間眾人所接納的時代，會在我們有生之年出現的。」雪子說。

「出現了，女校長的論調！」弓子笑嘻嘻的說：「我也想過單身不婚的女人終有一天會出現吧，可是想像不出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景。雪子為什麼能夠充滿自信的說出這些話呢？」

「作為朋友，只好張大眼睛等待那一天的到來了呢。」靜枝微笑說。

「唉，大家都是理想主義者，可是做人必須務實，才會獲得幸福呀！」花蕊說。

「現實主義者也講究幸福嗎……？」雪子說。

「好壞心，以後不幫雪子做裁縫作業了！」花蕊急說。

「哎呀，那可不好了。」

雪子一說，朋友們忍不住都笑起來。

雪子與朋友們的共通點是思想上的特立獨行。

或許是她們同樣身為「老來女」的緣故。不僅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，與父親年齡差距都在四十歲左右，誕生之際便備受呵護，才會養育出思想跳脫的女兒們。

靜枝加入游泳隊，以出色的表現成為游泳隊的中流砥柱，目標放眼帝國的明治神宮體育大會。卒業後的規劃是赴內地升學，本島女性的最高學府台北女子高等學校，竟然淪落為就讀學校名單裡的最後一個選項。

花蕊熱衷學習洋裁，展現獨特的設計天份，教授裁縫的大須老師說花蕊絕對能夠成為專業的洋裁師，當事人卻無意到內地攻讀裁縫。花蕊自言：「畢竟不可能嫁到需要我做女紅的家庭嘛，可是沒有一兩樣好手藝，女主人會被底下的傭人瞧不起呢。」果然不負花蕊的現實主義者之名。

她們當中唯一的內地人弓子，宛如沒有考慮職涯和婚嫁似的，心思全部放在西洋畫。畫圖課的白子老師專攻東洋畫，也給予「驚才絕艷」的評價，弓子當場笑問：「這種水準能夠去巴黎的法國國立美術學校留學嗎？」嚇得白子老師緊捉手帕猛擦汗水。

說起來，要是沒有這份不相上下的獨立性格，想必就不會結為摯友了。

高女的課程全天是六節課。下午第二節課的下課搖鈴聲響起，艷陽仍然高懸天際。再過兩個禮拜便是中秋節，天候絲毫不見秋意。

學生們分為住宿生和通勤生，放學後按照固定的路線移動。只是在日頭下走幾步路，雪子就看見花蕊取出手帕搥去鬢邊的汗珠。

內地人說本島四季並不分明，可是夏天漫長，令人難以消受。

皇國初初接管本島的明治年間，內地人因為島嶼的炎熱而頭昏腦脹，一到夏天就衣衫不整。男人打赤膊僅著兜檔布，女人只穿腰卷就敞開大門乘涼，嚇壞保

守的本島人，連幹苦力的本島男人都直呼這輩子沒看過這樣多赤條條的人肉。

當然那是過去的事情了。

關於明治時代的往事，雪子是從家裡的老嫗銀花婆那邊聽來的。銀花婆回憶昔日說，彼時人講日本來的女人全是賺食查某，老夫人命令兩個少爺上街都要遮住眼睛啊。

明治天皇的，大正天皇的時代都過去了，如今是日新月異的昭和時代。

昭和十一年台中州城，內地人美稱小京都。

直行往台中車站的新盛橋通有兩排鈴蘭燈夾道，尚未點燈的鈴蘭燈玻璃罩在日頭照射下流轉光芒，在城內與水光粼粼的綠川比肩，雙雙閃耀光輝。這個城市經歷許多事情，如今不分內地人與本島人，已經能夠融洽地共同生活在閃閃發亮的台中城裡。

雪子和朋友們揮別之際，弓子忽然故作高雅，以名媛口吻說著「哎呀，多麼期待明日的相見呀，祝您平安」，惹得友伴們笑到彎腰捧腹，引來旁邊同學們的側目。

雪子沒有立志成為皇國的優秀女性，進入高女讀書只是升學的必經道路，意想不到在校園裡邂逅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雪子偶爾會想，內地人和本島人，肯定也是在各種各樣的際遇裡逐漸走上結伴同行的道路吧。

四人道別。靜枝與花蕊住校，沒有社團活動的日子徑直走向學寮。

弓子住在地段昂貴的柳町，可是由於校規的緣故，不能乘坐自家的人力車，而是散步回家。據本人所說，可以在通勤途中停步寫生，那才有樂趣呢，只是必須留意學校老師的眼線，一遭捕獲就要聽上半天的教訓，說什麼女學生怎麼可以獨自在街市逗留、是想當不良少女嗎？

雪子則是世居王田車站一帶，距離學校十數公里遠，若非鐵路交通發達，理應也是住宿生的一員。

相較漫無目的的弓子，雪子放學後的行程相當固定。從校門口步行五分鐘抵達州立圖書館，雪子會在那裡與世交的密友小早會合。有時兩人在婦女閱覽室或開架書庫瀏覽圖書，度過悠閒的閱讀時光，有時交換書信便微笑道別。雪子每回都是算準時刻表，離開圖書館後悠閒地前往台中車站。

與悠哉的腳步相反，通往王田車站的鐵軌上，機械怪獸汽笛長嘯，氣勢洶洶地向前奔馳。蒸汽火車銳聲鳴笛的時候，雪子小小的胸腔會因為震動而回響，卻又興味昂然地含笑聆聽。

馳向王田的縱貫鐵道位於駁坎之上，穿越車窗能夠俯瞰台中城。

車窗如映畫框，框裡景色重重。雪子初來乍到那時，只能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湧到眼前來的映畫，深受震撼，如今她熟知每一片景色，閉著眼睛也可以想見窗外的模樣。自台中車站啟程，方正筆直的街道倏忽閃逝，隨後便是平房阡陌，是油綠的香蕉園和水稻田，是遠山環繞，橫越綠川、柳川，橫越犁頭店溪與筏子溪。

通過筏子溪不久，火車就要鳴笛抵達王田車站了。

雪子彷彿睡去，王田車站會有人力車伕等候，將她拉回楊家的三合院知如堂，如同早晨人力車將她自知如堂拉向車站。

……不，這天早上雪子搭乘的不是人力車，是她二叔的美國雪佛蘭轎車。

「二老爺最近常常說起這件事啊，說想換一台流線型的福特車。」

說話的人是雪子二叔的秘書劉來寶。

知如堂門樓前的外埕停著車，來寶將手掌放在反射光芒的雪佛蘭車頂，方正的臉龐上流露可惜之色，不過很快地又對雪子露出笑容。

「三小姐說福特車太貴了，這台雪佛蘭不是還很好嗎？老夫人那關過不去的！二老爺又說，很快就要做五十歲了，買來給自己祝壽，這樣還不行？所以啊，我想不用到年尾，三小姐、厝千金肯定就有新車可以坐了。」

「沒有幫忙勸著就算了，不是你自己想坐新車，鼓吹買福特轎車的吧。」

旁邊傳來年輕的女性嗓音。

那是來寶叫作三小姐的，雪子的堂姊好子。

「三小姐，我哪裡敢做這種事情呀，畢竟賣掉我十個劉來寶，也買不起福特車的嘛！」來寶笑說。

來寶和好子都比雪子年長許多。來寶二十三歲，好子二十五，放在別人家應該是丈夫坐金交椅的年輕夫妻，現下只是一對冤家。來寶熱情，好子冷淡，村庄風傳來寶總有一天給好子招贅做上門女婿。

好子自幼生有肺疾，情緒與身形都比一般人清減。在知如堂，好子負責三天輪一次的廚房中饋，再多就做點針黹，通常待在房裡。

「好子姊是找我，還是找來寶？」

好子伸手去捏雪子的耳朵。

雪子連忙躲開，對堂姊露出討好的笑容。

「知道知道，是要講圖書館的事情對吧？我書都帶好了。」

好子積年的體弱，仰賴讀書寫字、聽聽曲盤打發時間。雪子就讀高女開始，每隔幾天為她借還圖書。州立圖書館押金五圓，能一次借兩本，借期十天。好子讀完書便差雪子跑腿，有這個理由，雪子才能天天上圖書館。

這天的早晨有來自內地東京的信件，全家人上桌後由雪子翻譯朗讀，耽擱了平日的出門時間，便也忘記向好子報備。

雪子趕到外埕等候車伕拉來家裡的人力車，恰好聽見來寶捎來的二叔新聞。正是等車這小半晌，好子找到外埕來。

「館報上說要進的書，怎麼一直沒有上架？幫我多問一聲。」好子說。

「什麼書？叫什麼名字？要是喜歡，我去書局買回來。」來寶說。

「既然如此，順便買本雜誌，《少女之友》或《婦人畫報》什麼的，圖書館都不進書。」雪子笑說。

「什麼書都買，哪裡放得下這些閒書。」好子說。

「是是，說的對，都不買。」來寶忙說。

好子交待完畢，摸摸雪子的頭顱說「出門小心」就往回走。來寶精神一振，迅速尾隨在後護送。

大門矮牆前玉蘭花樹下，好子剛剛停住腳步，來寶已經伸長了手摘落花朵，遞送到好子手裡。恰巧二叔的皮鞋跨出稻埕，當場遇個正著，來寶嚇得連連退開好幾步。

雪子在旁看得忍耐不住笑意，發出吃吃笑聲。

儘管人力車已備妥，因為二叔要赴員林街參與一場漢詩人聚會，說了順路而捎帶上雪子。

楊家唯一的轎車是二叔名下所有，二叔節目多，司機忙得成天四處驅馳，雪子和家裡其他人一樣不常搭乘。雪子更喜歡人力車，速度慢，看見景緻更多。只是炎夏拉車，車伕一定滿頭汗水，那時雪子又見著不忍。最好就是走路或騎車，雪子喜歡走路，也喜歡自轉車，可是怎麼也沒辦法步行、騎車十公里上學。

雪佛蘭車在王田車站的魁星商店停下來。

雪子眯著眼睛看見商店的鐵製招牌折射日光，招牌上「魁星」兩字在光芒間看不分明。魁星商店只販賣枝冰，如果能進雪糕就好了。雪子心想到那時，就約來王田……

正想著，嗚——嗚——的汽笛聲驟然鳴響。

啊，車要到王田了。

雪子揉著眼睛醒過來，火車窗外日頭已見斜西。

遠方有林木，樹冠上融融的紅光點點。

王田不比城內熱鬧，獨自看著遠山能品得幾分蕭索。

雪子凝望得癡了，感覺到天地間所有人都消失了那樣的孤獨。

楊雪泥，大正十年生，現年足歲十六，台灣歲十七，台中州立台中高等女學校三年級花組，知如堂楊家耀宗老爺的厍千金。

楊家是王田望族。此處原為大肚山平地蕃的聚落，勝胥地名得之蕃語。清國道光年間楊氏一族自漳州遷徙，於此落地生根，勝胥地方多為楊姓人家。

楊家三合院祖厝知如堂，乃是清國同治年間博得秀才功名的楊魁星所興建命名，名稱取自杜甫詩句「丹青不知老將至，富貴於我如浮雲」，並暗合楊氏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」四知堂的堂號。

楊魁星是雪子的阿祖，功名傍身而且經營有成，從清國到皇國保全一家無災無難。時至今日，楊家有山林土地數十甲，輕工業的精米所，茶葉貿易投資，以及昭和年間初初涉足經營旅館與商店，年收入三萬圓以上，能排進台中州富豪榜。論富有，烏日庄還有學田的聚奎居陳家如雙珠輝映，論好命，必由勝胥的楊家獨占鰲頭。

再論當前楊家心尖上惜命命的第一人，非厍千金楊雪泥莫屬。

緩緩步出王田車站，雪子因為充實地度過一天而精神旺盛，一眼便看見魁星商店前自家的人力車。再細看，發現人力車旁邊站著一個高挑的白色身影，那是楊家的家長，雪子的表哥郭獻文。

獻文是雪子大姑的長子，鹿港富商郭家出身，台中第一中學校卒業後進入楊家擔任使用人，去年接棒成為統籌楊家庶務的家長，一色潔白的西裝、吊帶褲和中折帽是標準配備。

「來的正好，獻文哥你說進口美國雪糕可行不可行？」

「內地來了電報。」

獻文答非所問，雪子一愣。

「什麼事情這麼要緊？」

獻文把電報遞過去。

雪子接來看了一眼，再看一眼。

電報只有短短一行片假名文字：

惠風吞藥未遂 速至東京